

第六〇五册

理學彙編

學行典

讀書部
講學部

(卷)

五—六

九—一四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學行典

第九十三卷目錄

讀書部總論二

朱子全書二 讀諸經法 答胡平一 答王敦
元履 答胡李隨 答潘子善 答呂伯恭
答范文叔 答胡清菴 所作李承之論語說
序 建寧府建陽縣學教書記 論解經 答
柯國材 答吳伯豐 答沈晦叔 答或人 答
答林一之 答許謙之 答胡伯達 答楊元
範 答張欽 答王說 答胡伯達 答
史 伯恭別紙 說李少庸說 通鑑室記 讀

學行典第九十三卷

讀書部總論二

朱子全書二

讀諸經法

聖人千言萬語只是說箇當然之理恐人不曉又筆之於書自書契以來二典三謨伊尹武王箕子周公孔孟都只是如此可謂盡矣只就文字間求之句句皆是做得一分便是一分工夫非茫然不可測也但患人不子細求索之耳須要思量聖人之言是說箇甚麼要將何用若只讀過便休何必讀 讀六經時只如未有六經只就自家身上討道理其理便易曉讀書只就一道理看剖析自分曉不必去偏曲處看易有箇陰陽詩有箇邪正書有箇治亂皆是一直路徑可見別無崎嶇 人惟有私意聖賢所以畱千言萬語以掃滌人私意使人人全得惻隱羞惡之心六經不作可也裏面著一點私意不得 凡看文字端坐熟讀久於正文邊自有細字注腳迸出來方是自家見得親切若只於外面捉摸箇影子說終

不濟事聖人言語只熟讀熟味道理自不難見若果會著心而看他道理不出則聖賢爲欺我矣如老蘇輩只讀孟韓二子便翻譯得許多文章出來且如攻城四面牢壯若攻得一面破時這城子已是自家底了不待更攻得那三面方入得去 學者只是要熟工夫純一而已讀時熟看時熟味時熟如孟子詩書全在讀時工夫孟子每章說了又自解蓋他直要說得盡方住其言一大片故後來老蘇亦拖他來作文章說須熟讀之便得其味今觀詩既未寫得傳且除了小序而讀之亦不要將作好底看亦不要將作惡底看只認本文語意亦須得八九 看經傳有不可曉處且要旁通待其決洽則當觸類而可通矣經旨要子細看上下文義名數制度之類略知之便得不必大段深泥以妨學問 學者觀書先須讀得正文記得注解成誦精熟注中訓釋文意事物名義發明經旨相穿紐處一一認得如自己作出來底一般方能翫味反復向上有透處若不如只是虛設議論如舉業一般非爲己之學也曾見有人說詩問他關雎篇於其訓詁名物全未曉便說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某因說與他道公而今說詩只消這八字更添思無邪三字共成十一字便是一部毛詩了其他三百篇皆成渣滓矣因憶頃年見汪端明說沈元用問和靖伊川易傳何處是切要尹云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此是切要處後舉似李先生先生曰尹說固好然須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方始說得此話若學者未會子細理會便與他如此說豈不誤他某聞之悚然始知前日空言無實不濟事

自此讀書益加詳細云 某要人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微妙處大學一篇有等級次第總作一處易曉宜先看論語却實但言語散見初看亦難孟子有感激發人心處中庸亦難讀看三書後方宜讀之 初學固是要看大學論語若讀得大學一書透徹其他書都不費力觸處便是 看孟子與論語不同論語要冷看孟子要熟讀論語逐文逐意各是一義故用子細靜觀孟子成大段首尾通貫熟讀文義自見不可逐一句一字上理會也 講習孔孟書孔孟往矣口不能言須以此心比孔孟之心將孔孟心作自己心要須自家說時孔孟點頭道是方得不可謂孔孟不會說話一向任己見說將去人自有合讀底書如大學語孟中庸等書豈可不讀讀此四書便知人之所以不可不學底道理與其爲學之次序然後更看詩書禮樂某纔見人說看易便知他錯了未嘗識那爲學之序 易中說理是豫牛說下未會有底事故乍看甚難不若大學中庸有箇準則讀著便令人識蹊徑詩又能興起人意思皆易看如謝顯道論語却有啓發人處雖其說或失之過識得理後却細密商量令平正也 易只是空說箇道理只就此理會能見得如何不如詩書執禮皆雅言也一句便是一句一件事便是一件事如春秋亦不是難理會底一年事自是一年事且看禮樂征伐是自天子出是自諸侯出是自大夫出今人只管去一字上理會褒貶要求聖人之意千百年後如何知得他肚裏事聖人說出底猶自理會不得不說說底

更如何理會得 敬之問易曰如何不會經歷得許多事過都自揆他道理不著若便去看也卒未得他受用孔子晚而好易可見這書卒未可理會如春秋易都是極難看底文字聖人教人自詩禮起如鯉趨過庭曰學詩乎學禮乎詩是吟咏性情感發人之善心禮使人知得箇定分這都是切身工夫如書亦易看大綱亦似詩 問易如何讀曰只要虛其心以求其義不要執己見讀其他書亦然 問致知讀書之序曰須先看大學然六經亦皆難看所謂聖人有郢書後世多燕說是也如尚書收拾於殘闕之餘却必要句句義理相通必致穿鑿不若且看他分明處其他難曉者姑闕之可也程先生謂讀書之法當平其心易其氣闊其疑是也且先看聖人大意未須便以己意參之 張元德問春秋周禮疑難曰此等皆無佐證強說不得若穿鑿說出來便是侮聖言不如且研窮義理義理明則皆可通矣因曰看文字且先看明白易曉者此語是某發出來諸公可記取 問近看胡氏春秋初無定例止說歸忠孝處便為經義不知果得孔子意否曰某嘗說詩書是隔一重兩重說易春秋是隔三重四重說春秋義例易又象雖是聖人立下今說者用之各信己見然於人倫大綱皆通但未知曾得聖人當初本意否且不如讓渠如此說且存取大意得三綱五常不至廢墜足矣今欲直得聖人本意不差未須理會經先須於論語孟子中專意看他切不可忙虛心觀之不須先自立見識徐徐以俟之莫立課程 看經書與看史書不同史是皮外物事沒緊要可以割記問人若是經書有疑這

是切己病痛如人負痛在身欲斯須忘去而不可得豈可比之看史史遇有疑則記之紙耶 向時有一截學者貪多務得要讀周禮諸史本朝典故一向盡要理會得許多沒緊要底工夫小刻身己都自恁地顛顛倒倒沒頓放處如喫物事相似將甚麼雜物事不是時節一頓都喫了便被他撐腸挂肚沒奈何他今人只為不會讀書祇是讀得蠹書凡讀書先讀語孟然後觀史則如明鑑在此而妍醜不可逃若未讀徹語孟中庸大學便去看史胷中無一箇權衡多為所惑又有一般人都不會讀書便言我已悟得道理如此便是惻隱之心如此便是羞惡之心如此便是是非之心渾是一箇私意如近時祧廟可見

答胡平一

日用切己之功則聖賢言之詳矣其在大學論語中庸孟子者文義分明指意平實讀之曉然如見父兄說門內事無片言半辭之可疑者什八九也曷為不少置其心於此而必用意於彼之崎嶇哉

答王欽之

但取一書從頭逐段子細理會久之必自有疑有得若平時汎汎都不著實循序讀書未說義理不精且是心緒支離無箇主宰處與義理自不相親又無積累工夫參互考證驟然理會一件兩件若是小小題目則不足留心擇其大者又有躐等之弊終無浹洽之功非區區所望者但願頗采前說而以論語為先一日只看一二段莫問精粗難易但只從頭看將去讀而未曉則思思而未曉則讀反復翫味久之必自有得矣近年與朋友商量亦多以此告之然未見有

看得徹尾者人情喜新厭常乃如此甚可歎論語二十篇尚不耐煩看得了况所謂死而後已者又豈能辦如此長遠工夫耶

答吳伯豐

論孟中庸儘待大學貫通浹洽無可得看後方看乃佳若奔程趁限一向攢了則雖看如不看也近方覺此病痛不是小事元來道學不明不是上面欠却工夫乃是下面元無根脚若信得及腳踏實地如此做去良心自然不放踐履自然純熟非但讀書一事也

答呂子約

承論專看論語浸覺滯固因復看易傳及繫辭此意思所未喻夫論語所記皆聖人言行之要果能專意翫索其味無窮豈有滯固之理竊恐却是不曾專一故不見其味而反以為滯固耳至如讀易亦當遵用程子之言卦爻繫辭自有先後今亦何所迫切而手忙脚亂一至於此耶

又

讀書如論孟是直說日用眼前事文理無可疑先儒說得雖淺却別無穿鑿壞了處如詩易之類則為先儒穿鑿所壞使人不見當來立言本意此又是一種工夫直是要人虛心平氣本文之下打疊教空蕩蕩地不要畱一字先儒舊說莫問他是何人所說所尊所親所憎所惡一切莫問而惟本文本意是求則聖賢之指得矣若於此處先有私主便為所蔽而不得其正此夏蟲井蛙所以卒見笑於大方之家也

答魏元履

春秋前輩以為此乃學者最後一棧事蓋自非理明

義精則止是較得失考同異心緒轉雜與讀史傳攝故實無以異况如老兄心中本闢恐非所以矯失而趨中也愚意以為不若只看論語用年歲工夫却看證候淺深別作道理然但論語中看有味餘經亦迎刃而解矣聖人之言平易中有精深處不可穿鑿求速成又不可苟且閒看過直須是置心平淡愜實之地翫味探索而虛恬省事以養之遲久不懈當自覺其益切不可以輕易急迫之心求旦暮之功又不可因循嬉惰虛度光陰也

答胡季隨

所論文定專治春秋而於諸書循環誦讀以為學者讀書不必徹頭徹尾此殊不可曉既曰文定讀春秋徹頭徹尾則吾人亦豈可不然且又安知其於他書非少日已嘗反復研究得其指歸至於老年然後循環汎讀耶若其不能亦是讀得春秋徹頭徹尾有得力處方始汎讀諸書有歸宿處不然前輩用心篤實決不如今時後生貪多務得涉獵無根也某於論孟大學中庸一生用功粗有成說然近日讀之一二大節目處猶有謬誤不住脩削有時隨手又覺病生以此觀之此豈易事若只恃一時聰明才氣略看一遍便謂事了豈不輕脫自誤之甚耶呂伯恭嘗言道理無窮學者先要不得有自足心此至論也

答潘子善

學禮之意甚善然此事頭緒頗多恐精力短包羅不得今可且讀詩俟他日所編書成讀之未晚書雖讀了亦更宜溫習如大學語孟中庸則須循環不住溫習令其爛熟為佳春秋一經從前不敢容易令學者

看今恐亦可漸讀正經及三傳且當看史工夫未要便穿鑿說褒貶道理久之却別商量亦是一事也

答呂伯恭

聞令諸生讀左氏及諸賢奏疏至於諸經論孟則恐學者徒務空言而不以告也若果如此則恐未安蓋為學之序為己而後可以及人達理然後可以制事故程夫子教人先讀論孟次及諸經然後看史其序不可亂也若恐其徒務空言但當就論孟經書中教以躬行之意庶不相遠至於左氏奏疏之言則皆時事利害而非學者切身之急務也其為空言亦益甚矣而欲使之從事其間而得躬行之實不亦背馳之甚乎

答范文叔

往年經無定說諸先生所發或不同故讀書不能無疑比年以來眾說盡出講者亦多自是無所致疑但要反復翫味認得聖賢本意道義實體不外此心便自有受用處耳尹和靖門人贊其師曰丕哉聖謨六經之編耳順心得如誦己言要當至此地位始是讀書人耳

跋胡澹菴所作李承之論語說序

通經之士固當終身踐言乃為不負所學斯言之要所以警乎學者可謂至深切矣然士之必於通經正為講明聖賢之訓以為終身踐履之資耳非直以分章析句為通經然後乃求踐言以實之也

建寧府建陽縣學藏書記

古之聖人作為六經以教後世易以通幽明之故書以紀政事之實詩以導情性之正春秋以示法戒之

嚴禮以正行樂以和心其於義理之精微古今之得失所以該貫發揮究竟窮極可謂盛矣而總其書不過數十卷蓋其簡易精約又如此自漢以來儒者相與尊守而誦習之轉相授受各有家法然後訓傳之書始出至於有國家者歷年行事之迹又皆各有中官之記於是文字之傳益廣若乃世之賢人君子學經以探聖人之心考史以驗時事之變以至見聞感觸有接於外而動乎中則又或頗論著其說以成一家之言而簡冊所載篋櫃所藏始不勝其多矣然學者不欲求道則已誠欲求之是豈可以舍此而不觀也哉而近世以來乃有所謂科舉之業者以奪其志士子相從於學校庠塾之間無一日不讀書然問其所讀則舉非向之所謂者嗚呼讀聖賢之言而不通於心不有於身猶不免為書肆兒其所讀又非聖賢之書哉

論解經
經之有解所以通經經既通自無事於解借經以通乎理耳理得則無俟乎經今意思只滯在此則何時得脫然會通也且所貴乎簡者非謂欲語言之少也乃在中與不中爾若句句親切雖多何害若不親切愈少愈不達矣某嘗說讀書須細看得意思通融後都不見注解但見有正經幾箇字在方好解經謂之解者只要解釋出來將聖賢之語解開了庶易讀傳注惟古注不作文却好看只隨經句分說不離經意最好疏亦然今人解書且圖要作文又加辨論百般生疑故其文雖可讀而經意殊遠程子易傳亦成作文說了又說故今人觀者更不看本經只讀傳

亦非所以使人思也 自晉以來解經者却改變得不同是王弼郭象輩是也漢儒解經依經演繹晉人則不然捨經而自作文 解書須先還他成句次還他文義添無緊要字却不妨添重字不得今人所添者却是重字 今之談經者往往有四者之病本卑也而抗之使高本淺也而鑿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遠本明也而必使至於晦此今日談經之大患也 後世之解經者有三一儒者之經一文人之經東坡陳少南輩是也一禪者之經張子韶輩是也 經書有不可解處只得闕若一向去解便有不通而謬處 凡看文字諸家說有異同處最可觀謂如甲說如此且擄扯住甲窮盡其辭乙說如此且擄扯住乙窮盡其辭兩家之說既盡又參考而窮究之必有一真是者矣 凡先儒解經雖先知道然其盡一生之力縱未說得七八分也有三四分且須熟讀詳究以審其是非而爲吾之益今公纔看著便妄生去取肆以己意是發明得箇甚麼道理公且說人之讀書是要將作甚麼用所貴乎讀書者是要理會這箇道理以反之於身爲我之益而已 大凡人讀書且當虛心一意將正文熟讀不可便立見解看正文了却著深思熟讀便如己說如此方是今來學者一般是專要作文字用一般是要說得新奇人說得不如我說得較好此學者之大病譬如聽人說話一般且從他說盡不可勦斷他說便以己意見抄說若如此全不見得他說是非只說得自家底終不濟事久之又曰須是將本文熟讀字字咀嚼教有味若有理會不得處深思之又不得然後却將注解看方有趣味如人

飢而後食渴而後飲方有味不飢不渴而強飲食之終無益也 問伊川說讀書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一條曰此條程先生說讀書最爲親切今人不曾讀書是如何只緣不曾求聖人之意纔拈得些小便宜便把自意硬入放裏面胡說亂說故教他就聖人意思上求看如何問易其氣是如何曰只是放教寬慢今人多要硬把捉教住如有箇難理會處便要刻畫百端討出來枉費心力少刻只說得自底那裏見聖人意又曰固是要思索思索那會恁地又舉闕其疑一句歎美之 傳至叔言伊洛諸公文字說得不恁分曉至先生而後大明先生曰他一時間都是英才故撥著便轉便只須恁地說然某於文字却只是依本分解注大抵前聖說話須後面便生一箇聖人有未盡曉他說者蓋他那前聖是一時間或因事而言或主一見而立此說後來人却未見他當時之事故不解得一一與之合且如伊川解經是據他一時所見道理恁地說未必便是聖經本旨要之他那箇說却亦是好說 解文字下字最難某解書所以未定常常更改者只爲無那恰好底字子把來看又見不穩當又著改幾字所以橫渠說命辭爲難 某解書不合太多又先準備學者爲他設疑說了他未曾疑到這上先與說了所以致得學者看得容易了聖人云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須是教他疑三朝五日了方始與說他便通透更與從前所疑慮也會因此觸發工夫都在許多思慮不透處而今却是看見成解底都無疑了吾儒與老莊學皆無傳惟有釋氏常有人蓋他

一切辦得不說都待別人自去敲搗自有箇通透處只是吾儒又無這不說底若如此少間差異了或問大學解已定否曰據某而今自謂穩矣只恐數年後又見不穩這箇不由自家問中庸解曰此書難看大學本文未詳者某於或問則詳之此書在章句其或問中皆是辨諸家說 說大學啓蒙畢因言某一生只看得這兩件文字透見得前賢所未到處若使天假之年庶幾將許多書逐件看得恁地煞有工夫 某於論孟四十餘年理會中間逐字稱等不教偏些手學者將注處宜子細看又曰解聖賢之言要義理相接去如水相接去則水流不礙後又云中庸解每番看過不甚有疑大學則一面看一面疑未甚愜意所以改削不已 程先生經解理在解語內某集注論語只是發明其辭使人詁味經文理皆在經文內 精義諸老先生說非不好只是說得忒寬易使人向別處去某所以作箇集注便要人只恁地思量文義曉得了只管詁味便見聖人意思出來 看精義須寬著心不可看殺了二先生說自有相關透處如伊川云有主則實又云有主則虛如孟子云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又云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自當隨文隨時隨事看各有通徹處 讀論語須將精義看先看一段次看第二段將兩段比較就得失孰是孰非又將第三段比較如前又總一章之說而畫比較之其間須有一說合聖人之意或有兩說有三說有四五說皆是又就其中比較疎密如此便是格物及看得此一章透徹則知便至一章之中程子之說多是門人之

說多非然初看時不可先萌此心門人所說亦多有好處蜚卿曰只將程子之說為主如何曰不可只得
以理為主然後看他底看得一章直是透徹了然後
看第二章亦如此法若看得三四篇此心便熟數篇
之後迎刃而解矣且如格物致知之章程子與門人
之說某初讀之皆不敢疑後來編出細看見得程子
諸說雖不同意未嘗不貫其門人之說與先生蓋有
大不同者矣 論語中程先生及和靖說只於本文
添一兩字甚平淡然意味深長須當子細看要見得
他意方好 中庸自首章以下多是對說將來不知
他古人如何作得這樣文字直是恁地整齊因言某
舊年讀中庸都心煩看不得且是不知是誰作若以
爲子思作又却時復有箇子曰字更沒理會處某讀
書須先理會得這樣分曉了方去涵泳他義理後來
讀得熟後方見得是子思參取夫子之說著爲此書
自是沈潛反復逐漸得其旨趣定得今章句一篇其
擺布得來直恁麼細密又如太極圖若不分出許多
節次來後人如何看得但未知後來讀者知其用功
如是之至否 五經中周禮疏最好詩與禮記次之
書易疏亂道易疏只是將王輔嗣注來虛說一片
王肅所引證也有好處後來鄭元與王肅之學互相
詆訾王肅固多非是然亦有考援得好處 前輩解
經有只明大義務欲大指明而有不貼文義強說者
如程易發明道理大義極精只於易文義多有強說
不通處 問張子貞勝之說曰此雖非經義然其說
自好便只行得他底說有甚不可大凡看人解經雖
一時有與經意稍遠然其說底自是一說自有用處

不可廢也不特後人古來已如此如元亨利貞文王
重卦只是大亨利於守貞而已到夫子却自解分作
四德看文王卦辭當看文王意思到孔子文言當看
孔子意思豈可以一說爲是一說爲非 橫渠云置
心平易始知詩然橫渠解詩多不平易程子說胡安
定解九四作太子事云若一爻作一事只作得三百
八十四事此真看易之法然易傳中亦有偏僻作一
事者林艾軒嘗云伊川解經有說得未的當處此文
義開事安能一一皆是若大頭項則伊川底却是此
善觀伊川者陸子靜看得二程低此恐子靜看其說
未透耳譬如一塊精金却道不是金非金之不好蓋
是不識金也 子由詩解好處多歐公詩本義亦好
因說東萊改本書解無闕疑處只據意說去本之問
書解誰底好看曰東坡解大綱也好只有失如說人
心惟危這般處便說得差了如今看他底須是識他
是與不是處始得 漢書傳訓皆與經別行三傳之
文不與經連故石經公羊傳皆無經文藝文志云毛
詩經二十九卷毛詩詁訓傳三十卷是毛爲詁訓亦
不與經連也馬融爲周禮注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
具載本文然則後漢以來始就經爲注未審此詩引
經附傳是誰爲之其毛詩二十九卷不知併何卷也
問先生於三禮書春秋未有說何也曰春秋是當
時實事孔子書在冊子上後世諸儒學未至而各以
己意猜測正橫渠所謂非理明義精而治之故其說
多鑿是也惟伊川以爲經世之大法得其旨矣然其
間極有無定當難處置處今不若且存取胡文定本
子與後來看縱未能盡得之然不中不遠矣書中間

亦極有難考處只如禹貢說三江及荆揚間地理
吾輩親目見者皆有疑至北方即無疑此無他是
會見耳康誥以下三篇更難理會如酒誥却是戒飲
酒乃曰肇率車牛遠服賈何也梓材又自是臣告
之辭更不可曉其他諸篇亦多可疑處解將去固
豈免有疑禮經要須編成門類如冠昏喪祭及他
碎禮數皆須分門類編出考其異同而訂其當否
見得然今精力已不逮矣姑存與後人趙幾道又
禮合如何脩曰禮非全書而禮記九雜今合取儀
爲正然後取禮記諸書之說以類相從更取諸儒
擊之說各附其下庶便搜閱又曰前此三禮同爲
經故有三禮學究王介甫廢了儀禮取禮記某以
知其無識 解經不必作文字止合解釋得文字
則理自明意自足今多去上作文字少間說來說
只說得他自一片道理經意却隱過了要之經之
理亦猶傳之於經傳所以解經也既通其經則傳立
可無經所以明理也若曉得理則經雖無亦可嘗
一僧云今人解書如一盞酒本自好被這一人來
些水那一人來又添些水次第添來添去都湮了
禪家儘見得這樣只是他又忒無注解問陸氏之
恐將來亦無注解去曰他本只是禪

答柯國材

大抵講學只要理會義理非人所能爲乃天理也
理自然各有定體以爲深遠而抑之使近者非也
以爲淺近而鑿之使深者亦非也學者患在不明此理
而取決於心夫心何常之有好高者已過高矣而猶
患其卑滯於近者已太近矣而猶病其遠此道之所

以不明不行而學者所以各自爲方而不能相通也前此以陳許二友好爲高奇喜立新說往往過於義理之中正故常因書箴之蓋因其病而藥之非以爲凡講學者皆當盡於淺近而遂止也然觀聖賢之學與近世諸先生長者之論則所謂高遠者亦不在乎創意立說之開伊川云吾年二十時解釋經義與今無異然思今日意味覺得與少時自別又尹和靖門人稱尹公與經書不爲講解而耳順心得如誦己言此豈必以創意立說爲高哉今吾輩望此地位甚遠大槩讀書且因先儒之說通其文義而翫味之使之浹洽於心自見意味可也如舊說不通而偶自見得別有意思則亦不妨但必欲於傳注之外別求所謂自得者而務立新說則於先儒之說或未能究而遽舍之矣如此則用心愈勞而去道愈遠恐駸駸然失天理之正而陷於人欲之私非學問之本意也且謂之自得則是自然而得豈可強求也哉今人多是認作獨自之自故不安於他人之說而必己出耳

答吳伯豐

近日看得讀書別無他法只是除却自家私意而逐字逐句只依聖賢所說白直曉會不敢妄亂添一句閒雜言語則久久自然有得凡所悟解一一皆是聖賢真實意思如其不然縱使說得寶花亂墜亦只是自家杜撰見識也

答沈晦叔

須先虛心熟讀本文未可遽雜他說俟看得本意分明却取諸先生說之通者錯綜於其間方爲盡善若合下便雜諸說混看則下梢只得周旋人情不成理

會道理矣近日說經多有此弊蓋已是看得本旨不會分明又著一尊畏前輩不敢違異之心便覺左右顧瞻動皆窒礙只得曲意周旋更不復敢著實理會義理是非文意當否矣夫尊畏前輩謙遜長厚豈非美事然此處才有偏重便成病痛學者不可不知也

答或人

前賢之說雖或煩冗反晦經旨然其源深流遠氣象從容實與聖賢微意泯然默契今雖務爲簡潔然細觀之覺得却有淺迫氣象而玩索未精涵養不熟言句之間粗率而礙理處却多有之尹和靖嘗言經難以誦說而傳亦以講解而陋此言深有味也近方見此意思若更得數年間放未死當更於閒靜中淘汰之庶幾內外俱進不負平日師友之訓但恐無復此日耳龜山立言却似有意於含蓄而不盡遂多假借寄托之語殊不快人意聖賢之言則本是欲人易曉而其中自然有含蓄耳

答林一之

賢者言語論議頗多煩雜牽連之病此是大病須痛掃除凡有文字只就一段內看並不須引證旁通如此看得久之自直截也

答許順之

大抵文義先儒盡之蓋古今人情不相遠文字言語只是如此但有所自得之人看得這意味不同耳其說非能頓異於衆也不可只管立說求奇恐失正理却與流俗詭異之學無以異也只據他文理反復翫味久之自明且是胷中開泰無許多勞攘此一事已快活了

答胡伯逢

讀書須是虛心平氣優游翫味徐觀聖賢立言本意所向如何然後隨其遠近淺深輕重緩急而爲之說如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者庶乎可以得之若便以吾先入之說橫於胷次而驅率聖賢之言以從己意設使義理可通已涉私意穿鑿而不免於郛書燕說之請况又義理窒礙亦有所不可行者乎

答楊元範

字畫音韻是經中淺事故先儒得其大者多不留意然不知此等處不理會却枉費了無限辭說率補而卒不得其本義亦甚害事也

答張欽夫孟子說疑義

按此解之體不爲章解句釋氣象高遠然全不略說文義便以己意立論又或別用外字體貼而無脈絡連綴使不曉者展轉迷惑粗曉者一向支離如此數章論性其病尤甚蓋本文不過數語而所解者文過數倍本文只謂之性而解中謂之太極凡此之類將使學者不暇求經而先坐困於吾說非先賢談經之體也且如易傳已爲太詳然必先釋字義次釋文義然後推本而索言之其淺深近遠詳密有序不如是之匆遽而繁雜也大抵解經但可略釋文義名物而使學者自求之乃爲有益耳

答張元德

問語孟或問乃丁酉本不知後來改定如何曰論孟集註後來改定處多遂與或問不甚相應又無工夫修得或問故不會傳出今莫若且就正經上翫味有未適處參考集註更有思索爲佳不可恃此未定之

書便以爲是也

答呂伯恭別紙

近看中庸古注極有好處如說篇首一句便以五行五常言之後來雜佛老而言之者豈能如是之愜實耶因此方知擺落傳註須是兩程先生方始開得這口若後學未到此地位便承虛接響容易呵叱恐屬僭越氣象不好不可以不戒耳

跋李少膺勝說

人有士君子之行乃先王教化德澤薰陶所就非一比長之官所能致也關市譏而不征乃文王治岐時事周禮乃成周大備之法隨時制宜自有不能同者前輩蓋嘗論之不當以此而難彼也以言動行爲三重乃藍田呂氏說然以經文推之有所不通不若只從舊注之爲安求全之毀對不虞之譽而言則亦當從舊注三代正朔胡氏春秋傳已有此論然鄭康成杜元凱說亦不可廢蓋三代雖不改時與月而春秋紀春無冰爲異則固以周正紀事也石林葉氏又考左傳所記祭足取麥穀鄧來朝二事以爲經傳所記有例差兩月者是經用周正而傳取國史直自用夏正者失於更改也詩中月數多用夏正者書金縢秋大熟亦是夏時此爲不改時月之驗甚明但孟子所謂七八月乃五六月所謂十一月十二月乃九月十月爲不可曉此亦宜當闕之耳天產地產之說某所未曉而李君所論亦未通地上有水恐不若從程傳之說大抵今人讀書不廣索理未精乃不能致疑而先務立說此所以徒勞苦而少進益也因讀李君勝說書此

記解經

凡解釋文字不可令注脚成文成文則注與經各爲一事人唯看注而忘經不然即須各作一番理會添却一項工夫竊謂須只似漢儒毛孔之流略釋訓詁名物及文義理致尤難明者而其易明處更不須貼句相續乃爲得體蓋如此則讀者看注即知其非經外之文却須將注再就經上體會自然思慮歸一功力不分而其斲索之味亦益深長矣

讀史

今人讀書未多義理未至融會處若便去看史書考古今治亂理會制度典章譬如作陂塘以溉田須是陂塘中水已滿然後決之則可以流注滋殖田中禾稼若是陂塘中水方有一勺之多遽決之以溉田則非徒無益於田而一勺之水亦復無有矣先看語孟中庸更看一經却看史方易看先看史記史記與左傳相包次看左傳次看通鑑有餘力則看全史只是看史不知今之看史有許多曉崎看治亂如此成敗如此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知得次第問讀史之法曰先讀史記及左氏却看西漢東漢及三國志次看通鑑溫公初作編年起於威烈王後又添至共和後又作稽古錄始自上古然共和以上之年已不能推矣獨邵康節却推至堯元年皇極經世書中可見編年難得好者前日周德華所寄來者亦不好溫公於本朝又作大事記若欲看本朝事當看長編若精力不及其次則當看國紀國紀只有長編十分之二耳凡觀書史只有箇是與不是觀其是求其不是觀其不是求其是便見得義理史

且如此讀去待知首尾稍熟後却下手理會讀書然讀史有不可曉處割出待去問人便且讀過有時讀別處撞著有文義與此相關便自曉得問讀史曰只是以自家義理斷之大槩自漢以來只是得意其間有偶合處爾只如此看他已得大槩范唐亦是此法然稍疎更看得密如他尤好讀史亦且見作史者意思後成敗處他都說得意思在前面了如陳蕃殺宦者但讀前面許多疎脫都可見了甘雲事亦然問經書須逐句理會至如史書易曉只大綱如何曰較之經書不同然亦自是草率不得須當看人物是如何治體是如何國勢是如何皆當細因舉上蔡看明道讀史逐行看過不差一字每日看一經外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四書自依次序循環看然史亦不可不看若只看通鑑通鑑都是連貫記去一事只一處說別無互見又散在編年雖是十事其初却小後來漸漸做得大故人和看時不會精神只管看向前去却記不得不若先草草看正史一過正史各有傳可見始末又有他傳可互考所以易記每看一代正史記却去看通鑑亦須作綱目其大事創記某年有某事之類進春秋經文書之酒公亦有本朝大事記附稽古錄後

答潘叔昌

示論讀史曲折鄙意以爲看此等文字但欲通知古今之變又以觀其所處義理之得失耳初不必於滋味究索以求變化氣質之功也若慮其感動不平遂廢不讀則進退之間又恐皆失之太過而兩無所據也

昔時讀史者不過記其事實摭其詞采以供文字之用而已近世學者頗知其陋則變其法務以考其形勢之利害事情之得失而尤喜稱史遷之書講說推尊幾以爲賢於夫子寧捨論孟之屬而讀其書然嘗聞其說之一二不過只是戰國以下見識其正當處不過知尊孔氏而亦徒見其表悅其外之文而已其日折衷於夫子者實未知所折衷也後之爲史者又不及此以故讀史之士多是意思粗淺於義理之精微多不能識而墮於世俗尋常之見以爲雖古聖賢亦不過審於利害之算而已惟蘇黃門作古史序篇首便言古之聖人其必爲善如火之必熱水之必寒不爲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殺於義理大綱領處見得極分明提得極親切雖其下文未能盡善然只此數句已非近世諸儒所能及矣其論史遷之失兩句亦切中其膏肓不知近日推尊史記者曾爲略分解否耳

通鑑室記

士之所以能立天下之事者以其有志而已然非才則無以濟其志非術則無以輔其才是以古之君子未有不兼是三者而能有爲於世者也然而所爲術者又豈陰險詭仄朝三暮四之謂哉亦語夫所以處事之方而已矣營丘張侯仲隆慷慨有氣節常以古人功名事業自期許不肯碌碌隨世俗上下至其才器閱博則又用無不宜蓋臨大事變而愈益精神指麾處畫無一不中機會者是其志與其才雖未盡見施設而人知其有餘矣然未嘗以是自足也方且博

觀載籍記覽不倦蓋將酌古揆今益求所以盡夫處事之方者而施之非特如世之學士大夫兀兀陳編掇拾華靡以爲談聽之資至其施諸事實則汎然無據而已也嘗客崇安之光化精舍暇日新一室於門右不置餘物獨取資治通鑑數十帙列其中焚香對之日盡數卷蓋上下若干年之閒安危治亂之機情僞吉凶之變大者綱提領挈細者縷析毫分心目瞭然無適而非吾處事之方者如是蓋三年矣而其起居飲食宴娛談笑亦無一日而不在是也室之前軒下臨清流邑屋臺觀園林陂澤之勝月星雨露風烟雲物之奇反若有以開滌靈襟助發神觀者尤於讀是書也爲宜於是直以通鑑榜之而屬予記予聞之古今者時也得失者事也傳之者書也讀之者人也以人讀書而能有以貫古今定得失者仁也蓋人誠能卽吾一念之覺者默識而固存之則目見耳聞無非至理而况是書先正溫公之志其爲典刑總會簡牘淵林有如神祖聖詔所褒者是豈不足以盡其心乎今侯有當世之志當世之才又能因是書以求盡其術此豈苟然而已哉然予猶欲進於行著習察之塗使異時見於用者無毫釐之差也則願以仁之說爲侯誦之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學行典

第九十四卷目錄

讀書部總論三

訓學齋規 讀書

捫蝨新話 讀書須知出入法 讀書牢記則有

性理大全 讀書法 讀史

讀書錄 讀書 體認

居業錄 歷澤堂學約

王守仁語錄 傳習錄

共發編 語錄

荆川稗編 原學篇 教學 讀書

吳夢祥語錄 學規

丁奇逢集 讀書社約

讀書十六觀 序 十六觀

學行典第九十四卷

讀書部總論三

朱子訓學齋規

讀書

凡讀書須整頓几案令潔淨端正將書開整齊頓放正身體對書冊詳緩看字子細分明讀之須要讀得字字響亮不可誤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牽強暗記只是要多誦遍數自然上口久遠不忘古人云讀書千遍其義自見謂讀得熟

則不待解說自曉其義也余嘗謂讀書有三到謂心到眼到口到心不在此則眼不看子細心眼既不專一却只漫浪誦讀決不能記記不能久也三到之心到最急心既到矣眼口豈不到乎

凡書冊須要愛護不可損污縐摺濟陽江祿讀書未竟雖有急速必待掩束整齊然後起此最爲可法陳善捫蝨新話

讀書須知出入法

讀書須知出入法始當求所以入終當求所以出見得親切此是入書法用得透脫此是出書法蓋不能入得書則不知古人用心處不能出得書則又死在言下惟知知入得盡讀書之法也

讀書牢記則有進益

讀書惟在牢記則日見進益陳晉之一日只讀一百二十字後遂無書不讀所謂日計不足歲計有餘者今人誰不讀書日將誦數千言初若可喜然旋讀旋忘一歲未嘗得百二十字雖然況一日乎予少時實有食多之癖至今每念腹中空虛方知陳賢良爲得法云

性理大全

讀書法

程子曰讀書將以窮理將以致用也今或滯心於章句之末則無所用也此學者之大患 凡觀書不可以相類泥其義不爾則字字相梗當觀其文勢上下之意如充實之謂美與詩之美不同 嘗覺讀書有令人喜時有令人手舞足蹈時或問莫是古人之意與先生之意相合後如此否曰是也 論語孟子只

刺讀者便是意足學者須是玩味若以語言解着意便不足 問世有以讀書爲文爲藝者曰爲文謂之藝猶之可也讀書謂之藝則求諸書者淺矣

張子曰觀書必總其言而求作者之意 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精蓋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在讀書則終看義理不見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得思不起但通貫得大原後書亦易記所以觀書者經己之疑明己之未達每見每加新益則學進矣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進

上蔡謝氏曰學者先學文鮮有能至道至如博觀泛覽亦自爲害故明道先生教余嘗曰賢讀書慎不專行數墨

龜山楊氏語羅仲素曰某嘗有數句教學者讀書之法云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於幽閒靜一之中超然自得於書言象意之表此蓋某所自爲者如此

和靖尹氏曰呂獻可嘗言讀書不須多讀得一字行取一字伊川亦嘗言讀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行得便是會讀書二公之意正同 讀書須是看聖人田心處自家臨事一一要便

延平李氏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以文字求之說其詞義以資誦說其不爲玩物喪志者幾希

東萊呂氏曰讀書有思索人往往不苟不會讀書者曾讀書識理趣者觀其所爲便可見 凡讀書必致

精熟若或記性遲鈍則多誦數遍自然精熟記得堅固若是遍數不多只務彊記今日成誦來日便忘其與不會讀書何異 凡爲學之道必先至誠不誠未有能至焉者也何以見其誠居處齊莊志意凝定不妄言不苟笑開卷伏讀必起恭敬如對聖賢掩卷沈思必根義理以閑邪僻行之悠久習與性成便有聖賢前輩氣象 爲學之本莫先於讀書讀書之法須今日有課程句讀有未曉大義有未通不惜與人商確不惜就人授讀凡人多以此爲恥曾不知不如是則有終身之恥也 後學讀書未曾識得目前大略便要說性命此極是害事爲學自有等級 後生學問聰明彊記不足畏惟思索尋究者爲可畏耳

象山陸氏曰大抵讀書訓詁既通之後但平心讀之不必勉強加揣量則無非浸灌培養鞭策磨厲之功或有未通曉處姑缺之無害且以其明白昭晰者日加涵泳則自然日充日明後日本原深厚則向來未曉者將亦有渙然冰釋者矣 讀書作文亦是吾人事但讀書本不爲作文作文其末也有其本必有其末未聞有本盛而未茂者若本末倒置則所謂文者亦可知矣

勉齋黃氏曰平居當以敬自持令心慮寧靜至於讀書則平心定氣端莊嚴肅須以吾心默觀聖賢之語常使聖賢之意自入於吾心如以鏡照物妍醜自見鏡何心哉今人所以不善讀書非是聖賢之意難明乃是吾心紛擾反以汨亂聖賢之意讀書只是沈靜精密則自然見得分明切不可萌輕易自喜之心便解得六經通徹亦何足自喜亦豈敢輕易纔如此便

不足以任重後生且收斂靜退歉然常若不足方能
有進 觀書者最怕氣不平且如公冶長一章謝上蔡則謂聖人擇塔驚人如此楊龜山則謂聖人所以求於人者薄可免於刑戮而不累其家皆可妻也上蔡氣高者也龜山氣弱者也故所見各別如此要之當隨文平看方見得聖人之本意此觀書之大法
北溪陳氏曰讀四書之法毋過求毋巧擊毋旁搜毋曲引亦惟平心以玩其旨歸而切己以察其實用而已爾果能於是四者融會貫通而義理昭明曾襟灑落則在我有權衡尺度由是而稽諸經與凡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皆莫不冰融凍釋而輕重長短截然一定自不復有錙銖分寸之忒矣矣

范陽張氏曰朋友講習固天下樂事不幸獨學則當尚友古人可也故讀論語如對孔門聖賢讀孟子如對孟子讀杜詩蘇文則又疑神靜慮如目擊二公如此用心雖生千載之下可以見千載人矣
程子曰凡看書各有門庭詩易春秋不可逐句看尚書論語可以逐句看 六經之言在涵蓄中默識心通精義爲本 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爲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求聖人之心而吾之所以未得焉者書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聞其疑其必有見矣 古之學者皆有傳授如聖人作經本欲明道今人若不先明義理不可治經蓋不得傳授之意云爾如繫辭本欲明義若不先求卦義則看繫辭不得 聖人之道如河圖洛書其始止於畫上便出義後之人既重卦又繫辭求之未必得其理至如春秋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不過

只是當年數人而已學者不觀他書只觀春秋亦可盡道 卦爻始立義既具即聖人別起義以錯綜之如春秋已前既已立例到近後來書得全別一般事便書得別有意思若依前例觀之殊失之矣 蘇季明常以治經爲傳道居業之責居常講習只是空言無益實之兩先生伯淳先生曰修辭立其誠不可不子細理會言能修省言辭便是要立誠若只是修飾言辭爲心只是爲僞也若修其言辭正爲立己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纔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修業也終日乾乾大小之事却只是忠信所以進德爲實下手處修辭立其誠爲實修業處正叔先生曰治經實學也譬諸草木區以別矣道之在經大小遠近高下精粗森列於其中譬如日月在上有人不見者一人指之不如衆人指之自見也如中庸一卷書自有至理推之於事如國家有九經及歷代聖人之迹莫非實學也如登九層之臺自下而上者爲是人患居常講習空言無實者蓋不自得也爲學治經最好苟不自得則盡治五經亦是空也今有人心得識達所得多矣雖亦好讀書却患在空虛者未免此弊

張子曰經籍亦須記得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聾盲之指麾故記得便說得便行得故始學亦不可無誦數
龜山楊氏因言秦漢以下事曰亦須是一一識別得過欲識別得過須用著意六經六經不可容易看了今人多言要作事須看史史固不可不看然六經先

王經世之述在焉是亦足用矣必待觀史未有史書以前人以何爲據蓋孔子不存史而作春秋春秋所以正史之得失也今人自是不留意六經故就史求道理是以學愈博而道愈遠若經術明自無工夫及之使有工夫及之則取次提起一事便須斷處置得行何患不能識別

魯齋許氏曰講究經旨須是且將正本反復誦讀求聖人立言指意務於經內自有所得若反復誦讀至於二十遍以至五六十遍求其意義不得然後以古註證之古註訓釋不明未可通曉方攷諸家解義擇其當者取一家之說以爲定論不可汎汎莫知所適從也 誦經習史須是專志屏棄外物非有父母師長之命不得因他而輟

程子曰凡解文字但易其心自見理理只是義理甚分明如一條平坦底道路且如隨卦言君子向晦入宴息解者多作遵養時晦之晦或問作甚晦字曰此只是隨時之大者向晦則宴息也更別無甚義或曰聖人之言恐不可以淺近看他曰聖人之言自有近處自有深處如近處怎生強要鑿教深遠得 漢儒之談經也以三萬餘言明堯典二字可謂知要乎惟毛公董相有儒者氣象東京士人尚名節加之以明禮義則皆賢人之德業矣

讀史

程子曰某每讀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敗然後却看有不合處又更精思其間多有幸而成不幸而敗今日只見成者便以爲是敗者便以爲非不知成者煞有不是敗者煞有是底 讀史須見聖賢所

存治亂之幾賢人君子出處進退便是格物今人只將他見成底事便做是便不知煞有誤人處 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跡須要識治亂安危興廢存亡之理且如讀高帝一紀便須識得漢家四百年終始治亂當如何是亦學也

南軒張氏曰觀史工夫要當攷其治亂興壞之所以然察其人之是非邪正至於幾微節目與夫疑似取舍之間尤當三復也若以博聞見助文辭抑未矣于定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史氏將誰欺趙蓋韓楊之死皆在定國之手冤莫大焉大凡看史不可被史官瞞過張釋之爲廷尉有驚乘輿馬者上欲誅之釋之以爲當罰金且曰法者天下之公共也且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釋之知廷尉爲天下之平而不知人君爲天下之平 問讀通鑑之法曰治亂得失源流人才邪正是非財賦本末用兵法法制嘉言善行皆當熟究之 東萊呂氏曰觀史先自書始然後次及左氏通鑑欲其體統源流相承接耳

范陽張氏曰如看唐朝事則若身預其中人主情性如何所命相如何當時在朝士大夫孰爲君子孰爲小人其處事孰爲當孰爲否皆令習次曉然可以口講而指畫則機會圓熟他日臨事必過人矣凡前古可喜可愕之事皆當蓄之於心以此發之筆下則文章不爲空言矣

魯齋許氏曰閱子史必須有所折衷六經論孟乃子史之折衷也譬如家法之有律令格式賞功罰罪合於律令格式者爲當不合於律令格式者爲不當諸

子百家之言合於六經語孟者爲是不合於六經語孟者爲非以此吏考古之人而去取之鮮有失矣 閱史必且專意於一家其餘悉屏去候閱一史畢歷歷默記然後別取一史而閱之如此有常不數年諸史可以備記苟閱一史未了雜以他史紛然交錯於前則皓首不能通一史矣惟是讀三傳當參以史記讀史記當參以前漢文辭繁要亦各有法不可不知 看史記當先看其人之大節然後看其細行善則效之惡則以爲戒焉所以爲吾躬行之益徒記其事而讀其書非所謂學也

薛瑄讀書錄

論學

爲學第一工夫立心爲本心存則讀書窮理躬行路履皆自此進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己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收之反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皆此意也 學道固自聖賢之書而入苟徒耽心章句之間而不求實理之所在則亦無以有諸己矣 道學以五經四書爲本專用心於史學者無自而入道 孟子專心致志四書讀書之至要 邵子詩云不讀人閒非聖書凡不正之書皆不可讀 自有文籍以來汗牛充棟之書日益多要當擇其是而去其非可也 鄭聲亂雅樂雖書亂聖經 餘事量力所及而已非可必也惟讀書一事乃吾之本心所得肆力其閒而莫余止者也 韓子吾老著讀書餘事不掛眼之句實獲我心焉 董金之富不足以易吾一日讀書之樂也 外物之味久則可厭讀書之味愈久愈深而不知厭也 讀書

以防檢此心猶服藥以消磨此病病雖未除常使藥力勝則病自衰心雖未定常得書味深則心自熟久則衰者盡而熟者化矣 學有所得必自讀書入讀書千熟萬熟時一言一句之理自然與心融會爲一斯有所得矣 讀前句如無後句讀此書如無他書心乃有大得 讀書所以不見德崇業廣者只是講說不曾實行如讀書而時習章便能學而時習否讀其爲人也孝弟章便能孝弟否讀淵問仁章便能非禮勿視聽言動否若不能如此只是講說耳 讀書貴知要只顏子四勿心不絕想口不絕念守之勿失循之勿違豈有差錯泛觀天下之書而不知用力處雖多亦奚以爲 不察理之有無而泛讀一切不經駁難之書務以聞見該博取勝於人吾知其記愈多而心愈窒志愈荒而識愈昏矣如此讀書非徒無益是又適所以爲心術之害也 凡讀書須虛心定氣緩聲以誦之則可以密察其意若心雜氣粗急聲以誦真村學小兒讀誦闕高聲又豈能識其旨趣之所在也 讀書當出己之口入己之耳 讀書惟寧靜寬徐縝密則心入其中而可得其妙若躁擾極急粗略以求之所謂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者也焉足以得其妙乎 口念書而心外馳難乎有得矣 朱子曰童遇云讀書千遍其意可見又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遍鬼神將通之非思之力也精神之極也非妄語也此言讀書熟思之精自有通悟時也 讀書不尋思如迅風飛鳥之過前響絕影滅亦不知聖賢所言爲何事要作何用唯精心尋思體貼向身心事物上來反覆考驗其理則知聖

賢之書一字一句皆有用矣 讀書講明道義求日用之實理也若讀書而不講明道義則溺心於文字之閒終不能知實理之所在 聖賢之書神而明之在乎人不然書特塵編耳 書能神而明之則活潑潑地 聖賢之書所載皆天地古今萬事萬物之理能因書以知理則理有實用不然書自書理自理何以有實用哉 程朱傳註少有用心於其閒者 偶持一卷中庸書因思此書滿天下能因中庸之書實得中庸之理者幾何人哉 舍小學四書五經宋諸儒性理之書不讀而先讀他書猶惡泰山而喜丘垤也藐乎吾見其小矣 程子曰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其意則在人焉爾讀書之法皆當由辭以得意徒得其辭而不得其意章句文字之學也 四書頃刻不可不讀 人果能誠心求道雖五經四書正文中亦自有入處若無誠心向此雖經書一章反覆以數萬言釋之人亦不能有得也 莫不飲食鮮能知味日用而不知凡民也不獨凡民爲然恐讀書而不明理者亦然 讀聖賢之書句句字字見有的實用處方爲實學若徒取爲口耳文詞之資非實學也得意忘言乃知讀書不可滯於言辭之間當會於言辭之表 讀書皆以明本來固有之理而欲行之無疑耳 聖賢言格物致知處便當效其格物致知言存養省察處便當效其存養省察聖賢爲教之法無不效其所爲則讀書有切己之益而不爲口耳之陋矣 讀書必精專不二方見義理有一念之雜即隔一重矣以鴻鵠之心讀書必不能造乎精微 濂洛關閩之書一日不可不讀周程張朱之道一日不可

不尊舍此而他學則非矣 讀聖賢書於凡切要之言皆體貼到自己身心上必欲實得而力踐之乃有益不然書自書我自我雖盡讀聖賢書終無益也 讀書不於身心有得懵然而已 讀書只當以正文傳註爲本文正文傳註已通析尚有可疑者乃可參攷語錄諸說竊見傳註之外皆有諸儒小註經文不過數語而小註乃至數千百言其實學者不但不能周覽并經文傳註亦不能精矣若有大聖賢作必重加芟削矣 讀書必得其要天命之性是也 讀書固不可不思索然思索太苦而無節則心反爲之動而神氣不清如井泉然沸之頻數則必濁凡讀書思索之久覺有倦意當斂襟正坐澄定此心少時再從事於思索則心清而義理自見

體認

讀書當著實體認如讀中庸首章天命之謂性便當求天命之性的在何處讀大學首章明德新民止於至善便當求三者的爲何事如此則道理躍如皆在心目之間自不爲文字言語所纏繞矣 讀書之久見得書上之理與自家身上之理一一契合方始有得處 讀書體貼到自己身心上上方有得實理也聖賢豈欺我哉 實理皆在乎萬物萬事之間聖賢之書不過摸寫其理耳讀書而不知實理之所在徒滯於言辭之末夫何益之有 人讀書果能於聖人之言句句皆體之身心而力行之即是顏子亦足以發之意 讀書記得一句便尋一句之理務要見得下落方有益先儒謂讀書只怕尋思近看得尋思二字最好如聖賢一句言語便反覆尋思在吾身心上

何者爲是在萬物上何者爲是使聖賢言語皆有著落則知一言一語皆是實理而非空言矣
胡居仁居業錄

麗澤堂學約

一讀書務以小學爲先次四書以及六經與周程張朱司馬邵之書非理之書不得妄讀

一讀書務在循序漸進一書已熟方讀一書毋得齒莽獵等雖多無益

王守仁語錄

傳習錄

一友問讀書不記得如何先生曰只要曉得如何要記得要曉得已是落第二義了只要明得自家本體若徒要記得便不曉得若徒要曉得便明不得自家的本體

曹于汴共發編

語錄

古人之書不可不多讀但靠書不得靠讀不得靠古人不得

荆川稗編

原學篇

何爲三代之前學術如彼三代之後學術如此漢徵有遺風魏晉以降日以陵夷非後人之用心不及前人之用心實後人之學術不及前人之學術也後人學術難及大槩有二一義理之學二辭章之學義理之學尚攻擊辭章之學務雕搜耽義理者則以辭章之士爲不達淵源玩辭章者則以義理之士爲無文彩斐之辭章雖富如朝霞晚照徒炫耀人耳目義理

雖深如空谷尋聲靡所底止二者殊途而同歸是皆從事於語言之末而非爲實學也所以學術不及三代又不及漢者抑有由也以圖譜之學不傳則實學盡化爲虛文矣其間有屹然特立風雨不移者一代得一人實一代典章文物法度紀綱之盟主也然物希則價難平人希則人罕識世無圖譜人亦不識圖譜之學張華晉人也漢之宮室千門萬戶其應如響時人服其博物張華固博物矣此非博物之效也見漢宮室圖焉武平一唐人也問以魯三桓鄭七穆春秋族系無有遺者時人服其明春秋平一固熟於春秋矣此非明春秋之效也見春秋世族譜焉使華不見圖雖讀盡漢人之書亦莫知前代宮室之出處使平一不見譜雖誦春秋如建瓴水亦莫知古人氏族之始終當時作者後世史官皆不知其學之所自況他人乎臣舊亦不之知及見楊俚期洛京圖方省張華之由見杜預公子譜方覺平一之故由是益知圖譜之學學術之大者且蕭何刀筆吏也知炎漢一代憲章之所自歆向大儒也父子分爭於言句之末以計較毫釐得失而失其學術之大體何秦人之典蕭何能收於草昧之初蕭何之典歆向不能紀於承平之後是所見有異也逐鹿之人意在於鹿而不知有山求魚之人意在於魚而不知有水劉氏之學意在章句故知有書而不知有圖嗚呼圖譜之學絕是誰之過與

敘學

性無不統心無不宰氣無不充人以是而生故材無不全矣其或不全非材之罪也學術之差品節之紊

異端之害惑之也今之去古遠矣衆人之去聖人也下矣幸而不亡者大聖大賢惠世之書也學之者以是性與是心與是氣即書以求之俾邪正之術明諱僞之辨分先後之品節不差篤行而固守謂其材之不能全吾不信也諸生從余問學有年矣而余梗於他故不能始卒成夫教育英才之樂故具爲陳讀書爲學之次序庶不至於差且紊而敗其全材也先秦三代之書六經語孟爲大世變既下風俗日壞學者與世俯仰莫之致力欲其材之全得乎三代之學士小之次第先後之品節雖有餘緒竟亦莫知適從惟當致力六經語孟耳世人往往以語孟爲問學之始而不知語孟聖賢之成終者所謂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者也聖賢以是爲終學者以是爲始未嘗聖賢之詳遠說聖賢之約不亦背馳矣乎所謂顏淵未離於嬰孩高談已及於性命者也雖然句讀訓詁不可不通惟當熟讀不可強解優游涵泳胸中雖不明了以爲先入之主可也必欲明之而不鑿則或耳六經既畢反而求之自得之矣治六經必自詩始古之人十三誦詩蓋吟咏性情感發志意中和之音在是爲人之不明血氣蔽之耳詩能導性情而開血氣使幼而常聞歌誦之聲長而不失刺美之意雖有血氣焉得而蔽也詩而後書書所謂聖人之情見乎辭者也即辭以求情情可得矣血氣既開性情既得大本立矣大本立則可以徵夫用用莫大於禮三代之禮廢矣見於今者漢儒所集之禮記周公所著之周禮也二書既治非春秋無以斷也春秋以天道王法斷天下之事業也春秋既治則聖人之用見矣本諸

詩以求其情本諸書以求其辭本諸禮以求其節本諸春秋以求其斷然後以詩書禮爲學之體春秋爲學之用體用一貫本末具舉天下之理窮理窮而性盡矣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而後學夫易易也者聖人所以成終而始也學者於是用心焉是故詩書禮樂不明則不可以學春秋五經不明則不可以學易夫不知其粗者則其精者豈能知也邇者未盡則其遠者豈能盡也學者多好高務遠求名而遺實踰分而遠探躡等而力窮故人異學家異傳聖人之意晦而不明也六經自火於秦傳注於漢疏釋於唐議論於宋日起而日變學者亦當知其先後不以彼之言而變吾之良知也近世學者往往舍傳注疏釋便發諸儒之議論蓋不知議論之學自傳注疏釋出特更作正大高明之論爾傳注疏釋之於經十得其六七宋儒用力之勤創偽似真補其三四而備之也故必先傳注而後疏釋疏釋而後議論始終原委推索究竟以己意體察爲之權衡折之於天理人情之至勿好新奇勿好僻異勿好詆訐勿生穿鑿平吾心易吾氣充周隱微毋使虧欠若發強弩必當穿徹而中的若論罪囚棒棒見血而得情毋慘刻毋細碎毋誣妄毋臨深以爲高淵實昭曠開則懇惻然後爲得也六經既治語孟既精而後學史先立乎其大者小者弗能奪也胷中有六經語孟爲主彼廢典之迹不吾欺也如持平衡如懸明鏡輕重寢屬在吾目中學史亦有次第古無經史之分詩書春秋皆史也因聖人刪定筆削立大經大典即爲經也史之興自漢氏始先秦之書如左氏傳國語世本戰國策皆掇拾記錄無

完書司馬遷大集羣書爲史記上下數千載亦云備矣然而議論或駁而不純取其純而舍其駁可也後世史記皆宗遷法大同而小異其創法立制纂承六經取三代之餘燼爲百世之準繩若遷者可謂史氏之良者也班固前漢史與遷不相上下其大原則出於遷而書少加密矣東漢史成於范曄其人詭異好奇故其書似之然論贊情狀有律亞於遷固自謂贊是吾文之奇作諸序論往往不減過秦則比擬太過三國陳壽所作任私意而好文奇功偉蹟往往削沒非裴松之小傳一代英偉之士遂爲壽所誣後世果有作者必當改作以正壽之罪奮昭烈之幽光破曹瞞之鬼賊千古一快也晉史成於李唐房杜諸人故獨歸美太宗耳繁蕪滋蔓詎談隱語鄙褻之事具載之甚失史體三國過於略而晉書過於繁南北七代各有其書至唐李延壽總爲南北史遣辭記事頗爲得中而其事蹟汚穢雖欲文之而莫能文矣隋史成於唐興亡之際微計好惡有浮於言者唐史二舊書劉煦所作固未完備文不稱事而新書成於宋歐宋諸公雖云完備而文有作爲之意或過其實而議論純正非舊書之比也然學者當先舊而後新五代二書皆成於宋舊則薛居正新則歐陽子也新書一出前史皆廢所謂一洗凡馬空者也宋金史皆未成金史只有實錄未事纂錄甚多而東都事略最爲詳備是則前世之史也學者必讀歷代全史考之廢典之由邪正之迹國體國勢制度文物坦然明白時以六經旨要立論其間以試己意然後取溫公之通鑑宋儒之議論校其長短是非如是可謂之學史矣學者

往往全史未見急於要名欲以爲談說之資嘴吻之備至於通鑑亦不全讀抄撮鉤節通鑑之大旨溫公之微意隨以昧沒其所以成就亦淺淺乎史既治則讀諸子老莊列陰符四書皆出一律雖云道家者流其間有至理存取其理而不取其寓可也素問一書雖云醫家者流三代先秦之要典也學者亦當致力孫吳姜黃之書雖云兵家智術戰陳之事亦有名言不可棄也荀子議論過高好奇致有性惡之說然其王霸之辨仁義之言不可廢也管子一書霸者之略雖非王道亦當讀也揚子雲太元法言發孔孟遺意後世或有異論者以其有性善惡混之說劇秦美新之論事莽而纂漢韓子謂其文頗滯澀蘇子謂以艱險之辭文膚淺之理而溫公甚推重之以爲在孟荀之上或抑或揚莫適所定雖然取其辭而不取其節可也賈誼董仲舒劉向皆有書惜其猶有戰國縱橫之餘習惟董子三策明白純正孟軻之亞非劉賈所企也文中子生於南北偏駁之後隋政橫流之際而立教河汾作成將相基唐之治可謂大儒矣其書成於門弟子董薛姚賈之流故比擬時有太過遺辭發問甚似論語而其格言至論有漢儒所未道者亦孟軻氏之亞也韓子之書渾厚典麗李唐一代之元氣也與漢氏比隆矣其詆斥佛老扶持周孔亦孟軻氏之亞也諸子既治宋與以來諸公之書周程張之性理邵康節之象數歐蘇司馬之經濟往往肩漢唐而踵三代尤當致力也孔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矣藝亦不可不游也今之所謂藝與古之所謂藝者不同禮樂射御書數古之所謂藝也今人雖致力而

亦不能世變使然耳今之所謂藝者隨世變而下矣雖然不可不學也詩文字畫今所謂藝亦當致力所以華國所以濟物所以飾身無不在也學詩當以六義爲本三百篇其至者也三百之流降而爲辭賦離騷楚詞其至者也詞賦本詩之一義秦漢而下賦遂專盛至於三都兩京極矣然對偶屬韻不出乎詩之律所謂源遠而未益分者也魏晉而降詩學日盛曹劉陶謝其至者也隋唐而降詩學日變變而得正李杜韓其至者也周宋而降詩學日弱弱而後強歐蘇黃其至者也故作詩者不能三百篇則曹劉陶謝不能曹劉陶謝則李杜韓不能李杜韓則歐蘇黃而乃效晚唐之萎靡學溫李之尖新擬盧仝之怪誕非所以爲詩也至於作文六經之文尚矣不可企及也先秦古文可學矣左氏國語之頓挫典麗戰國策之清刻華峭莊周之雄辯穀梁之簡婉楚詞之幽博太史公之疏峻漢而下其文可學矣賈誼之壯麗董仲舒之冲暢劉向之規格司馬相如之富麗揚子雲之遒險班孟堅之宏雅魏而下陵夷至於李唐其文可學矣韓文公之渾厚柳宗元之光潔張燕公之高壯杜牧之之豪橫元次山之精約陳子昂之古雅李翱皇甫湜之溫粹元微之白樂天之平易陸贄李德裕之經濟李唐而下陵夷至於宋其文可學矣歐陽子之正大蘇明允之老健王臨川之清新蘇子瞻之宏肆曾子固之開闢司馬溫公之篤實下此而無學矣學者苟能取諸家之長貫而一之以足乎己而不蹈襲捆束時出而時晦以爲有用之文則可以經緯天地輝光日月也字畫之工拙先秦不以爲事科斗篆隸

正行草漢氏而下隨俗而變去古遠而古意日衰魏晉以來其學始盛自天子大臣至處士往往以能書名家變態百出法度備具遂爲專門之學故宋高祖病不能書不足厭人望劉穆之使放筆大書亦自過人一紙可三四字其風俗所尚如此至於李唐學書愈衆字畫於士夫固爲末技而衆人所尚不得不專力學者苟欲學之策隸則先秦款識金石刻魏晉金石刻唐以來李陽冰等所當學也正書當以篆隸意爲本有篆隸意則自高古鍾太傅王右軍顏平原蘇東坡其規矩準繩之大匠也歐率更張長史李北海徐浩柳誠懸楊凝式蔡君謨米芾黃魯直輩之以厲吾氣參之以肆吾博可也雖或不工亦不俗矣技至於不俗則亦已矣如是而治經治史如是而讀諸子及宋典諸公書如是而爲詩文如是而爲字畫大小長短淺深遲速各抵於成則可以爲君相可以爲將帥可以致君爲堯舜可以措天下如泰山之安時與志乖用與材拂則可以立德可以立言著書垂世可以爲大儒不與草木共朽碌碌以偷生才予以自存棄天之至善壞己之全材也助哉諸生毋替茲命

讀書

北魏王珪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最益人神智先曰莫若書荆公詩曰物變有萬殊心思纔一曲讀書謂耶夫著一能讀書之心橫於胸中則錮滯有我其心已與古人天淵懸隔矣何自而得其快活之妙哉呂東萊解尚書云書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精神心術盡寓其中觀書者不求其心之所在夫何益然欲求古人之心必先求吾心乃可見古人之心

此論最好真讀書之法也當時趙清獻公之折荆公曰皐夔稷契何書可讀此亦激於求勝之辭未足以服荆公夫自文籍既生以來便有書皐夔之前三墳亦書也伏羲所畫之卦亦書也太公所謂黃帝顓帝之丹書亦書也孟子所稱放勳曰亦書也豈得謂無書哉特皐夔稷契之所以讀者當必與荆公不同耳當時答荆公之辭只當曰公若錮於有我之私不能虛心觀理稽衆從人是乃不能讀書也嗚呼荆公往矣後之君子窮而講道明理達而無世酬物謹無著一能讀書之心橫在胸中也哉

吳夢祥語錄

學規

古人讀書皆須專心致志不出門戶如此痛下工夫庶可立些根本可以向上或作或輟一暴十寒則雖讀書百年吾未見其可也

丁奇逢集

讀書社約

社曷不以文命而以讀書命子與氏所稱文會正讀書也今人止以操觚爲會是猶獵社田而忘備賦食社飯而忘黍盛本之不治其能與乎吾黨二三士既有社以誓衆矣苟美賦不興將於吾黨問焉其何辭之有董子讀書不窺園幼安讀書席著膝處穿二字者一爲兩漢之精兵一爲儉歲之嘉穀願吾黨效之有以應世也故特結爲讀書之社今當申約二三十其明聽焉約曰一定讀書之志記曰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古人之志明在事君但徒懷貪慕非爲有志今須如求養殮母或暫忘如守畬舍毋爲虛望廂月筮

聲溪瑛自出中有潛通之者吾黨勛之二嚴讀書之功記曰入學鼓篋孫其業也每日晨興當念此語宛如樂正授教司成待說凡進一篇須義事辭三者應口在心方可釋手不得托言大意徒存恍惚日須有計月須有要可聽稽查不得隨意逍遙散亂無帙三微讀書之言有實者必有文若筆枯心澀漫言長卿制作語艱意僻自待恒譚賞鑒二者不獨違時於己何當即不必七步倚馬要使風簫閒過即不必諧聲俳偶要與人意相通今有刻燭之罰載簡之筆當共策成四治讀書之心治業不治心譬彼莠田嘉苗難立世路維莠奪我書苗絕世之根在節與淡節高神表古人來儀欲淡意明心珠自現此羣書之府文采之源也故願吾黨爲人不可一步踏入世中亦不可令世一點漏入身中要其大端曰養節氣審心地凡在社中互相攻治三三其既聽矣乃更申曰自盟之後守此四章羣居索處毋異其心始於今日終於終身

陳繼儒讀書十六觀

序

昔人嗜古者上梯層崖下絕窮淵凡碑版鉅金之文皆爲搜而傳之熏以芸蕙襲以縹緗其典籍之癖如此余也鄙少秉攸好頗藏異冊每欣然指謂子弟云吾讀未見書如得良友見已讀書如逢故人吾性樂賓客而憚悔尤庶幾仗此其可老而閉戶乎乃於竹牕之暇抽憶舊聞纂讀書十六觀蓋浮氏之修屋淨土有十六觀經而觀止矣

十六觀

呂獻可嘗言讀書不須多讀得一字行取一字伊川亦嘗言讀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讀書者當作此觀倪文節公云松聲澗聲山禽聲夜蟲聲鶴聲琴聲棋子落聲雨滴階聲雪灑廳聲煎茶聲皆聲之至清者也而讀書聲爲最聞他人讀書聲已極喜更聞子弟讀書聲則喜不可勝言者矣又云天下之事利害常相半有全利而無少害者惟書不問貴賤貧富老少觀書一卷則有一卷之益觀書一日則有一日之益故有全利無少害也讀書者當作此觀

范質自從仕未嘗釋卷曰嘗有異人言吾當大用苟如是言無學術何以處之讀書者當作此觀

沈攸之晚好典冊常曰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葉石林云後人但令不斷書種爲鄉黨善人足矣若夫成否則天也讀書者當作此觀

孫蔚家世積書遠近來讀者恆有百餘人蔚爲辦衣食讀書者當作此觀

東坡與王郎書云少年爲學者每一書皆作數次讀之當如入海百貨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盡取但得其所欲求者爾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興亡治亂聖賢作用且只作此意求之勿生餘念又別作一次求事迹文物之類亦如之也若學成八面受敵與涉獵者不可同日而語讀書者當作此觀

董遇挾經書授問習誦人從學者不肯教之云先讀百篇而義自見樂城云看書如服藥藥多力自行讀書者當作此觀

江祿讀書未竟雖有急速必待卷束齊整然後得起

故無損敗人不厭其求假焉齊王攸就人借書手刊其謬然後返之讀書者當作此觀

劉顯時稱學府每共孔褒讀論深相難乃執炙手曰伯喈墳索悉與仲宣吾當希彼蔡君足下無愧王氏所保書籍尋以相付讀書者當作此觀

蘇子美客外舅杜祁公家每夕讀書以一斗爲率密覘之子美讀漢書張良傳至良與客俱擊秦皇帝撫掌曰惜乎擊之不中遂滿引一大白又讀至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於留此天以授陛下又撫案曰君臣相遇其難如此復舉一大白公笑曰有如此下酒物一斗不足多也讀書者當作此觀

黃涪翁云壁書覆瓿裂史粘蠹誰不惜之士厄窮途陷落冤奔聞者不憐遇者不顧聽其死生是賢紙上之字而饑腹中之文哀哉讀書者當作此觀

蔡君謨嘗書小吳箋云李及知杭州日市白集一部乃爲終身之恨郎基清慎無所營嘗曰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況重於此乎唯頗令人寫書或遺之書曰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基答曰觀過知仁斯亦可矣讀書者當作此觀

陳子兼云讀寶蓮田蚡傳想其使酒罵坐口語歷歷如在目前便是靈山一會儼然未散讀書者當作此觀

朱紫陽云漢吳恢欲殺青以寫漢書晁以道嘗欲得公穀傳遍求無之後得一本方傳寫得今人連寫也自厭憎所以讀書苟簡讀書者當作此觀

趙季仁謂羅景綸曰某生平有三願一願識盡世間好人二願讀盡世間好書三願看盡世間好山水羅